



爱的奏曲

丹属谱



爱的奏曲

PRELUDE

有一天雪弟全了一個人來向我介紹：“這一位就是丹脣，他要請您診病。”這是我第一天認識丹脣，他那時給我的影像，使我當即想起了已故的畫家洪野先生。因為那一天他穿了件青布長褂，帶一頂破舊的瓜皮帽，說話又是訥訥然似乎不善詞令的一副忠厚老實相，與一般的畫家不同，一點也看不出是個有天才的藝人；但是他第二天再來就診的時候却似換了一個人，光油油的頭髮神彩煥燦的雙睛異常豐肥的兩頰，整潔的西裝，裹着緊實的身軀，一樁樁的講着他以往的事，和我好像已是多年的知己，從這二點我便有些摸到了他的個性，他的疾病就是從這心懷裏的矛盾衝突所漸漸釀成的。

丹脣的病是高度的神經衰弱，是個受有敏感的神經質遺傳者之受到了種種的刺戟而越發病得厲害的患者。經他敘述他的家庭狀況，得知他受到了許多對於他個性上的不諒解而使他所感到的苦惱，受着時代潮流的激盪而去流浪，流浪生活中的經濟的壓迫，忠實性情的受欺受騙，造成他的頹廢的傾向和異性的追逐，復從這樣一個除了他的天才一無長物者了必然的追求失敗，那得不使他神經更其受不了刺戟的重負？這便是朋友們說丹脣有些癡氣的由來。

丹脣是有些癡氣，不差！稱為短篇小說之王的莫泊桑後來是變爲癡子的，後期印象派畫家的巨子谷訶是甚而至于瘋到割掉自己的耳朵，樂聖裴多芬也是呆頭呆腦地，吸鴉片吸瘋了的鮑特來爾會從醜女人身上歌咏出種種的妙處來，正真的藝人中癡頭癡腦的原也不少。照精神分析學者弗洛伊特氏的說法，哥德的少年維持之煩惱是他性慾之昇華而創造成功的。原來精神上如其有什麼重荷，一定要傳向而得到一條發洩的出路，才能得平定下去。婦人鑿子一受委屈，大哭一場便適然無事，卽是此故。丹脣

的寢氣，是非藥石所能單獨醫得好的，就隨他昇化在藝術上去，平定他的精神刺戟罷。

這一冊裏所吟詠的，抒寫的，據丹脣說，都是他當時所直感到而隨即寫下來的，所以有些地方對於修辭方面不曾下過過細的推敲，自然，在情不自禁才思潮湧的時候，即靈感的一瞬是稍縱即逝的，那自然顧不到字斟句酌了，而丹脣的作品之所以我們讀起來有時覺得難解，正是爲此。但是我們若能理解到他的個性，而能象我們在讀新感覺派如德國的顯尼志勞的作品般的，循着他創作時的過程來細細地吟味，自會感覺到一種雋永的深味的。

所以當他把這愛的奏曲叫我寫一篇序文時，我就提出了這一點貢獻于讀者。

顧寅十一月廿五日，一九三二。

目 次

PRELUDE

詩歌

聖潔底光芒

愛的奏曲

春風吹不熱落漠的心靈

曙光

賀辭

歸牧的辛淚

醉後漫吟

埋

典型

我莫有望見

同來憑月把杯

同響的期待

寫在冷香閣

馳在時代之前

獅子林留真

泯滅

囚歌

書 牘

熱望

夢裏底姑娘

一縷追求的哀婉

戀愛的進階
微笑底渦
內心的愛慕
磨滅不去的人
描不盡的美
尊崇
亟待者
深謝你的賜與
讓心靈交流
傳感
發現
靈魂底解束

Blue Bird

給離去了的女人
絕交
縹緲的心
孤苦
童心
蠢動的遊蛆
渺小
窘況
妙莊嚴相
青春時滋萌

後記

聖潔底光芒

黛藍的夜幕閃爍着底星空迷惚，
天桃的枝杈被新月銀沙洗刷；
姑娘，在這荒蕪的心田呀，
若經你玉手一撫，
殘冬是全會消聲潛跡。

晨曦柔綿地籠罩屋脊，
那不是妳兩瞳聖潔底光芒！
我血液全盤在傾注——
請擁抱吧 莫再拉着四絃的提琴；
這裏鴿籠似的室中，
尚有稱餘音嫋嫋，
讓我細嘗一片悽況！

愛的奏曲

——給露絲姑娘——

有一處渾沌棲歇過無數生靈：

那時蝦蟆被花的妖蛇誘了，

牠想攀登櫻花的樹，

跳躍

遊離白雲圍繞的仙官。

含苞未放的菡萏這向低了首，

羞怯地難猜人間的謎；

太陽微笑的渦總比枇杷的黃澄豔麗；

玫瑰的妍紅，

把墓門也煊上了璀璨底一層光。

這些~~~~我脩張一雙底瞞眼，

全都莫有留意。

Erato 的詩歌，

Tepsechora 的樂奏，

不過我們吻着陶醉的一刹那

——那時背景——

若問瀑布沒有愛的記錄怎會飛濺，
如茵的草上怎有白兔的奔跑，
花蕊的冠頂怎讓蜂來亂釀？！
小鳥自由底翱翔，
都只爲無形的欣慰

無形的喜樂。

即使海潮底波瀾了堡壘。
沉在宇宙的鴻溝，
還有兩個遺骸；
所以我在呼喚妳，
啊，露絲！

春風吹不熱落漠的心靈

春風吹不熱落漠的心靈，
虛偽的情感當然怎能去
抵敵住熱烈而虔誠精神，
我們何必去細細追尋！

春風吹不熱落漠的心靈，
僅有的是一些肉的誘引；

真誠的羨慕冷酷和塵輕
我們啲何必去深深記清！

春風吹不熱落漠的心靈，
宇宙本是骯髒了的灰塵，
那裏可以看見一些真情，
我們啲何必去記清追尋！

春風吹不熱落漠的心靈，
罪過是沒有一天會沉淪，
魔鬼不住的把神聖鯨吞，
我們啲何必去追尋記清！

曙 光

早起的號聲把我清夢擾醒，
窗外已經透露了一線曙光——

你淳樸的服裝，
幽美的姿態站在大門口；
被青絲遮掩了半面，

我見你的芳姿

但無論什麼名詞不能恰當的形容！

這心湖裏衝擊着猛浪駭濤

——我從來沒有過的現象！

可是司情神饗我以冷笑——

你的芳名我不知，

若是一旦縲縶的想思病倒床，

這教我如何遣媒來作伐？

一日的苦思一夜的幻夢，

姑娘！你知不知

一個畫家數支筆，

一顆愛苗許多的事業，

都在你允諾的一笑振足起無限精神！

到此時，

熱愛底花苞還未綻。

這怎麼說——

我整個的心靈，

在她微笑之渦盪漾，

在她青瞳之前徜徉；
時鐘催促起了我的思想，
隔離便成我的痛苦。
頻頻魚雁把情放，
總須她來表同心！
棹舟水銷然，
空谷猿啼有回響，
她一恁我狂號與悲泣，
形容瘦削如何了！
石觀音殿求籤是上吉，
鴛鴦譜上也許早註定；
她的心扉前，
見無我深潛之足跡！

賀 辭

我們莫須祈望，
來到人間相訪；
這裏並不悲傷，
這裏甜蜜細嘗。

我們莫須祈望，
靈魂在我心房；
這裏不能遺忘，
這裏不堪心傷，

我們莫須祈望，
什麼也要反抗；
這裏人生旅航，
這裏靈肉狂放。

我們莫須祈望，
人生至大寶藏；
這裏努力墾荒，
這裏互慰情邦。

努力墾荒，
互慰情邦，
靈肉狂放，
人生旅航。

這至大的寶藏，
請敬慎的探訪！

請敬慎的探訪，
這至大的寶藏。

甜蜜細嘗，
兩心相訪；
祈望祈望
靈魂心房。

歸牧的辛淚

拖了我的黑影終究是茫茫然的去了，
茫茫然的去了何嘗是什麼悽慘史料；
人生除去悲慟祇有一些至愛的微笑，
這微笑給了我一個莫明其妙的竄跬。

我是這般的癡心是這般的拋出愛情，
愛情的氣息也許在這兒蕩漾而靜靜，
蕩漾而靜靜的愛能否漂向我的知心？

已這般的凝心我是這般的拋出愛情，

那知那知那知我却暗暗擒住了酸辛；
然而我却仍是這般地這般地呵至誠，
在半空中能否帶來一個美滿的希望，
這真是我生命的甘泉呵生命的清晨！

醉後漫吟

——寄K女士——

汨羅江畔屈原的詩魂未散，
XX亭(?)中董小宛的冤聲滿載，
古今人生的逆旅烏有不荊棘遍覽！

兩丸迅雷似的奔瀾，
朝廷雖也無數次崩堆，
可是辛酸的咀咒湧如湘水。

有的爲了階級的戰爭忿慨，
有的爲了失去的青春悲哀，
何故世間填不滿的陷害！

那一天我曾流浪關外，
才與死沉的故鄉離開，
創傷的翅翼豈經風霜侵犯！

資本家的手腕却凶惡非凡，
軍閥的殘酷唯有任其主宰，
傷心病狂不得不折足南歸。

原想藝術把我心靈將養，
少女的淺笑能把舊恨渙褪，
現實不是從迷茫中去尋追；
可是喲可是我一切都成夢寐。
在這象牙之塔下悵鬱悲嘆，
在這十字街頭彷徨吶喊。

今夜承你殷殷招待，
把酒使我愁腸倦醉，
而匆促的時光又要別離分散。